

合肥學舍札記

合肥學舍札記第十

陽湖陸繼輅孫

樂巴

有自閹宦而爲士大夫者東漢樂叔元是也有以儒官
自宮求給事掖庭者前明王振是也一志在令名一邀
倖權勢造物者各如所願亦奇

徐登本閹中女子化爲
丈夫能以巫醫濟世亦

一奇也

覲縷

覲縷玉篇委曲也亦作覲縷左太冲吳都賦寔神妙之
響象嗟難得而覲縷是也今讀若羅按說文有此字乃
從勗聲諧聲之字不應別隸歌麻部中然傅咸疏臣前

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書覲爲羅是晉時
已作落戈切矣

杜密

杜周甫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季林閉門掃
軌無所干及兩人皆君子也吾意尤賢周甫然使不遇
王昱亦甯作季林耳

范滂

范孟博執公儀詣陳仲舉仲舉未之止也遂懷恨投版
而去昔柳下不卑小官孔子嘗爲委吏度其公謁皆有
常儀遽爾棄官得毋稍褊然郭林宗責讓仲舉之言則
爲長官者所宜知也

孟博之愠正以仲舉耳
若在他入當必不爾

記淵如觀察語

淵如觀察嘗爲余言昔向子平自言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生何如死我今知之矣余問竟何如觀察云昨午卧甚酣爲人驚覺意頗憤之豈非生不如死之驗耶未及一年觀察下世

毒

毒說文从艸毒聲厚也又云害人之草往往而生後人但知毒害之義因疑易傳聖人以此毒天下及列子亭之毒之字應从生从母其意以爲生萬物之母也不知毒字本訓作厚無煩更製毒字

黃叔度

後漢書黃憲傳通篇撮拾荀淑袁閔戴良陳蕃周舉郭泰之言憲惟暫到京師一事此外無單辭片語之傳而人人意中有一黃叔度隱然如顏子復生讀史至此不能無不見古人之恨

隋公主

或言蘭陵公主初嫁王奉孝再適柳述後雖爲柳氏守志已非貞婦矣余以爲不然再嫁事之常高祖之治命也生離倫之變煬帝之亂命也誓死不奉詔憂憤而卒遺疏乞葬柳氏非貞婦而何其後南陽公主以化及弑逆士及厯不與知生絕宇文氏一家婦女明於經權如此雖以義精仁熟之君子處之無以易也

徐中山弟三女

或言前明奇女子二人一爲秦良玉一爲容氏吾謂容氏復何足道且趙嬈王聖自古有之良玉誠奇然誠敬夫人已先之矣惟徐中山王弟三女薄成祖以篡弑得天下聘爲后而不可斯則史冊所未經見者

五十學易

五古文作××者四隅之中二四六八之所交也十者四正之中一三七九之所會也五十學易所以爲時中之聖也淺而言之謝安稱褚裒四時之氣皆備抑亦可以養生而寡過矣

鄭箋周公居東避流言不可信

傳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謹按書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詩云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書紀實以月計詩言情以年數一也曰東曰罪人以公故不忍復斥言之也然則曷不言征而言居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居之云爾豈曰征之云乎粟薪爲勞勿士行枚也遭變者司寇行戮君爲不舉矧在同氣至於致辨豈非變乎宜何如傷悼何如資厲者王得毋曰繼自今莫予毒矣乎出則無敵國外患人則無法家拂士者國恒亾可不懼哉用敬保元子釗洪濟于艱難王德之成周公之教也若流言一至周公出居官府之事必有所屬而流言且再

至二公繼行是可不爲之寒心乎

鄭箋成王罪周公屬郇不可信

傳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謹按刑人于市與衆棄之王誅公郇果何辭乎有辭必且及公以二公之賢諒公之無異志宜審矣而默不一諫其舛流言之罪人相去幾何救亂者格君心也四國是皇符瑞斯應而公憂患迫切若不可以終日此誠沖人之所不及知者也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嘉禾果足恃乎功敗於垂成病加於小瘡是則周公之志也已矣

鄭箋東伐在成王親迎之後不可信

奄薄姑之言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百世之
時也請舉事此四國陰謀灼然可見者也乃計不出此
遲之又久俟其君臣一德而後犯順焉則如不流言之
爲得矣列子楊朱篇周公攝政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
兄放弟說文辟部彛治也周書曰我之不彛皆足爲證
史記魯周公世家旣言公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
天下畔周無以告先王於是宰相成王興師東伐矣蒙
恬傳又言賊臣流言王乃大怒周公走而奔楚前後刺
謬亦不足深辨也已

請安

請安見左氏昭二十七年傳齊景襄齊昭已不在座使

宰獻而請安猶燕禮司正命卿大夫以安爲君享臣下之禮也今則施之於尊者矣

放勛非堯名

馬氏以放勛爲堯名非也孟子放勳日勞之來之趙岐注放勳堯號也後賢口中必無舍習稱之堯而斥名古帝之理是孟子不以放勛爲堯名也

丹朱非二名

前古無二名公羊所云譏二名者是也御覽引逸書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又三統歷唐帝讓天下于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是堯之子名朱以封于丹曰丹朱堯典允子朱啟明未封也皋陶謨毋若丹

朱暴則已封矣以此推之商均云者亦繁以邑非二名此又放勳非名之一証也

完廩浚井非堯典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云云此戰國時橫造之說與咸邱蒙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之語一例非堯典也孟子不復致辨者正以鬱陶忸怩之言足與性善之旨相發耳堯典曰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是二女未降之先瞽已不欲殺舜矣

箕子不欲封武庚

鴻範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武王之封祿父也箕子弗善也大誥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

又曰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曷不違卜非所云庶民從龜從卿士逆吉者耶居東之事箕子知之矣

金勝鄭注引文王世子之誤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鄭曰公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弔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若是則下乃卜三龜何爲者哉且明知其必瘳而爲求代之請聖人固若是之僞乎史記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卜而不吉人心滋危故託辭以止之必冊祝之後乃敢卽命于元龜耳

金勝釋文之誤

武王既喪讀如堯典百姓如喪考妣之喪釋文蘇浪反

非也禮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今公以成王幼免喪之後攝政如故管叔訝非恒禮疑公且依商法已又長於公故流言以傾之決非在三年之內也且周家尙文曲禮天子曰崩穀梁傳尊曰崩顧命越翼日乙丑王崩此當言武王既崩不當言喪鄭注是矣

周公不稱王

大誥王若曰大誥猷爾多邦鄭注王謂攝也禮明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鄭注天子周公也此莠言也王之稱可權乎孟子引孔子之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公稱王何以異於莽之稱假皇帝乎其在易之蒙九二包蒙周公攝政六五童蒙成王任用之

象也揭其義曰納婦吉子克家妻道也子道也臣道也然則公之於成王也公自言之矣

康誥非武王亦非周公稱王

康誥非武王也衛本殷故都武庚未誅尙爲三監地不得預授之康叔也其文曰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此非周公之言乎史臣恐後世遂以王爲公也特發其凡曰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洪之爲言代也洪鴻字通爾雅代言成王命公代誥康叔公固不敢專而必冠之以王若曰也多方周公曰王若曰例亦互見又何疑於大誥之肆朕誕以爾東征乎若漢書所引嘉禾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則劉歆之所偽造者耳

辨成周無韻書

來書言成周時初無分部之韻此人人所言皆然僕豈敢謂周公曾手著韻書哉然列國之風固具在也何以宋來爲離齊登爲得絕不見於歌謠而較若畫一如此哉此必王朝有一定之程頒行天下是以咸歸雅正不敢各操土音孔子言今天下書同文至與行同倫相提竝論文旣不可不同音豈可任其互異逮戰國之世楚文爲盛而招魂之些不以入韻蓋外史之所達當時猶有存焉者也足下以爲何如

蒯綠答仲倫語

彼哉彼哉

孔子深許季札至手銘其墓何以於子西薄之如此蓋

當時別自有感也昭公二十九年公在乾侯以公衍先生三日立爲太子公薨之後定公若能如子西之執義力爭於三家何遂不足發季氏之天良而動其晚蓋之念乎乃一聞推戴之言遽自壞墮先入其利於得國若此彼哉彼哉者長言嗟嘆之詞以爲彼楚人乃能如是而更不可明言其故也

彼

玉篇彼對此之稱詩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貶辭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則譽辭矣孟子君如彼何哉憾之也禮記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則喜之矣初無所謂內外也蓋所貶在彼則所譽在此可知所譽在彼則所貶在此可

知至於不欲加褒貶而泛言彼哉如論語孔子之答或人者必求其所以不可褒貶之故而當時之褒貶可得而測識矣

食酒飲飯

食酒見于定國傳飲飯見彭寵傳偶酒間舉作偶語或駁之謂飲飯乃二事猶言飲啖予曰朱買臣傳故妻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是飯亦可云飲也

楚漢間事多可笑

楚漢之交朝廷之上舛陋殊甚立孫心爲楚懷王生襲祖謚一可笑也項羽旣爲魯公矣復封長安侯二可笑也諸侯二字耳所習聞若必不可分拆者然而又不能

不襲七國僭稱之號遂以侯加於王謂之諸侯王三可笑也沛公與項羽比肩事主輒自稱臣四可笑也義帝之殂在漢二年十月漢王初若弗聞也者至三月伐楚渡河忽用三老董公之言重爲發喪哀臨三日宛同兒戲五可笑也尊太公爲太上皇而劉媪止追封昭靈夫人六可笑也

翦商

太王翦商之說顧亭林氏始疑之疑之是也然謂六百年後之人追序失實則必不然詩乃孔子手定之本如果自誣其先人何以不在就刪之列莊徵君師云翦之訓爲勤詩言太王實始勤事王室此義自見爾疋釋詁

一時以爲創獲然於太王誠無遺議矣於闕宮全詩殊不相貫注且翦并踐通此訓爲勤者實踐字也翦字本義別見釋言尤未可据爲確詁蓋翦之云者卽釋言所云齊也武丁太王並中興之主其德相齊厥後商政漸衰而周乃日盛則於周家服事之心法旣無窺竊之嫌而全詩亦不相刺謬矣

易象

顧亭林言孔子不常言易故論語屢兩見且學易亦不在象數其說非也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非聖人顯揭學易之旨以教天下萬世者乎綜而計之言易之文較詩書禮爲多弟子以旣有成書不應複述非易義深

隱不常常言之也

李申者云故論語亦不言春秋

新垣平

漢文除肉刑可云行不忍人之政矣而新垣平至夷三族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可云明於死生之故矣而受玉杯之詐蓋一事而有不可解者二焉

不根

嚴助傳朔臯不根持論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非也朔之言謂其泛濫無所根據則可謂其委隨不能持正則不可觀其抗言諫上林辟戟止董偃幾舛汲長孺媿美矣

凌烟功臣

漢明帝圖畫光武功臣高密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等於
雲臺所云雲臺二十八將上應列宿者也其外又有山
桑侯王常固始侯李通安豐侯竇融襄德侯卓茂茂非中興
功臣蓋以世祖所敬得并都三十二人或疑何以無征羌侯來歙吾
意節侯在軍遇害或平生初無畫象可資樞繪至凌烟
功臣有臨淮王李光弼而無汾陽王郭子儀有北平王
馬燧而無西平王李晟樓煩王渾瑊又無晉國公裴度
涼國公李愬此則不可解耳

公子益師卒

左氏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公羊何以不日遠也穀梁
不日卒惡也生徒問三說宜何從余不能答蓋据左氏

則昭二十五年叔孫婁卒何以書戊辰據公羊則隱五年公子彊卒何以書辛巳據穀梁則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何以書癸巳定五年季孫意如卒何以書丙申

張耳陳餘之獄

生徒讀淮陰傳以井陘之戰張耳與韓信並爲大將而不能全成安君深爲不平吾意耳餘之獄曲本在餘耳早知名又故信陵君客餘以父事之是定交之初餘先傾心可知也逮鉅鹿食盡餘不攻救責以同死語多枝梧旣相見耳或不應受其印綬餘甯當使漢殺耳然後發兵邪且泚水之死亦非耳所能救

箱

箱許云大車牝服也先鄭云牝服謂車箱也假借爲篋
筭之稱又假借爲東西室之稱顏師古漢書注云正腹
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今室之字改作廂反
以箱爲誤字

辨

劭文書來云誠應舉一子名之曰辨以祖孫生年並太
歲在重光也按辨字从文辨聲義爲色不純卽古斑字
也或體最多賁編幽虜班頒皆通用易釋文賁卦注李
軌府弇切傳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貌鄭云變也文飾之
貌王肅符文反云有文飾黃白色以上皆陸氏所引而尙書釋
文湯誥盤庚大誥凡三注皆扶云反顧氏炎武云經文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以韻求之賁字音當從王肅音肅古

若頌今入戈韻非

且說文墳瀆等字皆以賁得聲亦其證也上

林賦璿玉旁唐璿編文鱗亦作玢幽文磷史記注徐廣曰編音斑漢書注師古曰幽彼閑切說文虓部虎文曰虓楚公族所由得氏孟堅實爲其後而漢書自序作班孟子鬣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鬣今亦作頌趙岐注頌者斑也頭半白斑斑者也淮南秦族訓辨白不負戴高誘注辨白頭有白髮也合而觀之皆文采不純之貌故許君云駁文也駁者馬色不純之稱他日宜以純字字之因記於此

癡

癡字許君所收史記以上經傳絕不一見漢書韋元成傳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爲狂癡後漢書光武見劉盆子笑曰此兒大黠宗室無蚩者釋名蚩癡也章懷太子引以爲注然詩氓之蚩蚩毛傳云敦厚之貌敦厚差弁不慧有別則世祖所云便可作癡不必假借蚩字也三國志許褚勇力絕人軍中呼爲虎癡亦廬一見晉書顧愷之傳體中癡黠各半王湛傳卿家癡叔死未王述傳王掾不癡人何言癡又汝竟癡耶謝萬傳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魏書癡人近何似癡復小差否屢見不可悉數大率皆詆諆之語至宋人詩蹉跎歲晚坐書癡却爲安禪買得癡六十猶癡始是癡則又以癡自負矣豈一

字之細顯晦美惡亦各有時邪偶與客譚戲書之

厶

天祿識餘引穀梁傳釋文爲証謂厶卽古某字非也陸氏第二云厶地本亦作某未嘗以厶爲某字也厶音息夷切私之本字今加禾旁乃禾名非其故矣纂字从算从厶謀奪取也公字从八从厶八之訓爲別別於厶則爲公也此厶之義也厶地者祇是不知其國鐵以識之非有音義也

游

秦本紀咨爾費贊禹功賜爾阜游何氏焯讀書記游當作旂按說文游从汙聲旂旗之流也自是本字嬉游

字乃假借不必改

天官書三曰九游亦不省作游

循

史記孝文本紀乃循從代來功臣何云循當依漢書作修按爾雅通遵率循也又爲拊循言始拊循從代國來諸功臣也漢書修代來功無臣字乃言修舉代來之功意同而措語各別不當互易

條

律書丑者紐也陽氣在上未條何云未降之誤按條之義爲達言陽氣未達於下似非誤字

達通也通上下而言之論語小人下

滄

太倉公傳流汗出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許君云滫久
泔也內則滫瀡注秦語漫也玉篇漫浸沃也又水調麩
也蓋言汗出浸沃旣解衣而餘液如膏爲精氣外泄也
何云當作滫說文無此字

驟

驟之義爲數詩載驟駉駉左傳驟諫驟施驟如崔氏是
也今誤作猝然之詞

年歲

今人作墓誌墓表輒云年如千歲年歲字殊複沓蓋近
沿昌黎諫迎佛骨表遠仍太史公始皇本紀之誤左傳
則否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皆無

歲字

出

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凡左傳言出皆屬之母氏之國今狀誌孫某人某子出非是且金石舊例孫皆統書蓋從人子對父之辭不應各私其子也

鄉音

閉門造車開門合轍不合轍不可謂之通也語言文字皆然余小時見袁隨園先生先生戲言常州人能習五方之語不操土音大是陋習此殊不然孟子地醜德齊方言醜同也東齊曰醜於人心獨無忼乎方言忼快也東齊海岱之間曰忼孟子鄰人客於齊卽作齊語矣

餘慶

繼輅三歲林太孺人抱至中堂指楹帖字教之三遍卽

辨識不誤因爲講解文義時懸常熟蔣少司空名櫛字

君受業所書聯有餘慶常看後來者之句恭城公問之

曰後來者何人耶應曰卽兒是也恭城公始奇之學業

蹉跎年紀逝邁言不克踐思之痛心然餘慶之理終當

不爽聰應勉之今以屬汝矣

壯列

莊周列禦寇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之君子也近有一種

曠達之士視束身修行勤學著書皆不足當一噓至於

餘慶餘殃尤屬身後不親見之事比之癡人說夢人心

風俗之變其見端微矣豈特爲此數人惋惜已哉

及時行樂

及時行樂乃古人遭際不幸有憂生之嗟無可奈何之語非真有其事也今身處太平之世家藏可讀之書而汲汲顧影唯恐後時吁可怪也

貪吝

貪吝並稱其兼焉者無論也貪之罪浮於吝貪而不吝君子之所薄也吝而不貪君子之所諒也

處貧之道

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兒寬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曰爲博士弟子供烹炊古人善處貧賤其道如此

聰應識之此不足爲恥也

聰應字小晉

亾男耀連之生也余取班孟堅孟晉逮羣之語字之曰孟晉今字聰應曰小晉俾不忘所後也又先兄諱繼裴字景度義取景仰裴晉公聰應字小晉使不忘本生也抑晉者進也人能聰聽則善言日進於耳於問名知字問字知名之義亦有合焉

畫義

吳門葉氏納書楹曲譜幾於家有其書矣偶取緡閱亦頗有謬誤如畫義字本典雅湯若士曲丹青小畫義把一幅肝腸掛葉以四字絕句而改義爲又注其下云句

應平平仄仄平不知若士先生何以祇平平仄仄四字
葉但知調不合不知又字屬下句非曲中情事也此種
小技猶不可不學况其大焉者乎

洗心宦聯句

偶於故紙堆中檢得洗心宦聯句詩一首集者十一人
約而未至者一人今已亾其八存者松如徵君杏莊中
丞若士大令及余四人耳感念存歿附錄於此洗心宦
者叔枚齋名奇石尙存而屋已易主矣

此座東南美

楊燭谷
隨安

相逢似飲醇

蔣承曾
松如

忘形無畛域

莊宇遠
印山

同調更松筠

惟敬
子居

居上臣來後

丁履恒若士
是日恒至較遲

同人虛左以
待竟不獲辭

論交汝最新

吳晴次升
謂子居

護花憐腕晚
畢訓
成莘

農次升新誤護花幡樂府落葉戒逡巡左輔杏莊為葉子戲酒

氣荷香雜莊軫簾波樹影親陸繼輅循良三令尹隨淡

蕩幾詞人如松炆色清堪挹秋色蕭疎春魂句有神

子居次升贈詩有春魂如霧之句說文誰似許今字于義相反者

條減字客疑秦次升讀畫須眉古萃農

道子畫上題過往忠臣烈士象談經道氣伸丈峯思拜石叔枚

尤賞之切館記留賓先生嘗為塾中師來受業其時

會尤盛絳帳源仍接清尊興自振如松含香懷舊雨山

舉文謂秉燭及良辰居罷鼓湘靈瑟若士還澆彭

澤巾次升雄譚聞說劍本事憶眠茵暑意當風定叔

詩情得月真孫攝生圖采藥隨講易寓垂綸山采

二一

藥隨安漁樵問瘦影夸修髯印山子居微文或反唇

對卷子並攜至瘦影夸修髯屢自誇其須微文或反唇

居披襟同宋玉若士投轄想陳遵升次石鼎傳聯倡莘農桃源

急問津杏莊子居池亭差遠俗叔枚莞簞鎮安神祁孫

未至蝶夢蘧蘧化隨安牛星粲粲陳如松歸甯防醉尉印山

行各倚芳隣子居便面貽珍羽若上叔枚征衣拂軟塵

升浪遊悲泛梗莘農小憩慰勞薪杏莊我正如岸首叔枚人偏

借寇恂祁孫時杏莊將之官隨安殷勤期後會莫待月

逢申如松

古鏡錄序

余客洛陽作古鏡錄二卷凡所自蓄及子宋竹坪子霄
曾容小松晉卿彥升所藏皆入焉後與諸君別鏡亦分

散此書忘爲何人攜去獨星伯序尙能誦之并鏡之可
記憶者著錄於此以志煙雲過眼序曰脩平先生泊然
寡營偶嗜古鏡肖其光明元注明字通耕清見堯典眼眼清臚輝輝
素袞幸得重逢證此良覲嘉慶十七年七月遣戍新疆
前翰林編修提督湖南學政徐松撰

漆背菱花鏡一刻四女仙跨麀鳳各二

漆背蟠龍鏡一銘曰青蓋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
息胡虜殄威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孰長保二親得天
力以上二鏡董晉卿定爲無上上品

青綠鏡一銘曰君窈高官

青綠四漚鏡一銘曰見日之光長毋相忘

青綠八漚鏡一銘曰上方作竟大毋傷十龍七虎辟不
羊朱鳥一昌荅順陰易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

水銀葵花鏡二背刻三鳥六朝人賦所謂青鸞對舞水

鳥孤鳴者也小者尤佳晉卿所贈晉卿此鏡余索之半

憶可一
笑也

漆背四漚鏡一刻龍馬各二

水銀菱花鏡一龜紐二鳳二雉唐人詩明明金雉鏡了

了玉臺前者是也

漆背八漚八鴛鴦鏡一銘曰尙方作竟大毋傷口口口

口成文章中四字不可辨

水銀八漚香草鏡一面有紅綠不可鑿

水銀八漚鏡一銘曰王氏作竟大毋傷令人富貴壽命長昭者佳口樂未央兮中一字不可辨

水紅銅畫象鏡一一題西王母坐一題東王公坐一題女倡坐都九人一車駕車牛一又一人坐車中銘曰張氏作境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威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孰宦至公卿蒙祿食長保二親子孫力傳告後世寶母極

十二辰鏡一刻十二禽形

海燕葡萄鏡三相傳此鏡可側置几上者爲宮中造未知何本

漆背六俊猊鏡一銘曰團團寶鏡皎皎昇臺鸞窺自儼
照日花開臨池似月覩兒嬌來窺字字書所無舞作儷
亦俗唐人好加偏旁此蓋唐鏡

青綠雙麕鳳鏡一銘曰賞得秦王鏡判不惜千金非關
欲照膽特是自明心賞蓋償字之省以上二鏡皆隸書
梵字鏡一都十八字鏡鼻一字或曰唵也按唐太宗有
御書唵字并贊石刻贊云筆走龍蛇勢未休諸天文字
鬼神愁孔門弟子不能識穿耳胡僧笑點頭鼻此唵字
不同此鏡鼻
兌貞

菱花鏡皆八出蔣竹坪所藏者獨七出豈卽飛燕外傳
所云昭儀獻皇后七出菱花鏡邪

鏡銘紀年者最不易得余藏一建安鏡贈汪小竹錢子
宋藏一咸熙鏡爲張彥升所攬

鏡銘不紀年亦無由臆斷爲某朝物惟一雙蟠龍鏡中
刻一五朱錢梁武帝時省銖爲朱定爲梁鏡今在黃延
甫許

午日鏡銘曰午月午日午時作余以配丙午鈎擬共置
一匣後鈎爲管樹荃索去鏡亦不知何往時余又有一
尊文曰割申隣疑卽劉字也擬寄劉申甫爲汪大竹索
去

太平萬歲鏡魏曾容以易余立至三公鏡者今在趙妃
山許

合肥學舍札記第十

合肥學舍札記第十一

陽湖陸繼輅孫

詩學舉隅

示楊甥方訓

詩以意爲主氣韻次之至於字句其隄跡也然非字句之工卽意何所附以傳世而行遠如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閒若非瓜田李下造語精美則叔嫂不親授云云亦復何煩稱引

五言句法始變本於昌黎如一字略讀合下四字爲句三字略讀合下二字爲句宋人多喜學之漢魏六朝未嘗有也

五言短篇須令氣格寬縱如行行重行行入胡馬越鳥

二語青青河邊艸入枯桑海水二語便有風雨離合之勢

孔雀東南飛序事之妙冠絕古今愚者仿爲之再述一烈婦卽同嚼蠟惟王元美鈐山高一首可云唐臨晉帖其事變也

文姬悲憤詩亦竟有疵之者反以胡笳十八拍爲真作其性與人殊不足與辨也讀杜公詠懷北征玉溪行次西郊百韻方知沾溉之大

作詩雖不尙考据然亦不可過於牽湊謝康樂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明知爲秦師以避下句故改作晉杜工部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閒明知爲玉盃

以避上句故改作金在古人偶一爲之誠不足掩其大醇我輩且宜慎此

作詩尤忌趁韻如工部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寸心句乍讀之茫然再讀之索然矣老手顏唐非我輩所宜藉口

讀靖節詩胸中便有沖澹二字讀香山詩胸中便有坦率二字讀昌谷詩胸中便有倣詭二字讀玉溪詩胸中便有繚縟二字自論者唱之於前耳食者和之於後并爲一譚可爲三款

唐人五言蘇州昌谷俱深入建安而知昌谷者絕少當由誤讀申胡子筆築歌序邪

香山賀雨諸篇命意源三百篇體格本古樂府人所共知尤當師其文從字順無一句一韻不如天施地生學杜旣成往往不免牽湊生硬之病非參以樂天之妥適義山之豔逸終屬拙才杜公不任其咎也

讀九歌天問不聞有疵之者太史公之力也閒情賦則以爲白璧微瑕矣月蝕詩則以爲搜神語怪矣

作歌行當先辨音節初唐有初唐音節高岑李杜各有高岑李杜音節溫李其差近者也微之之於樂天仲初之於文昌其尤近者也但能熟讀下筆時自不相雜廁矣

吾嘗語楊蓉裳先生公詩工穩過於梅村而不如者

可歌而不可泣耳此言雖戲然學者自有當讓古人處不可不審也

學古人當專力赴之方其學謝不知有光祿可也方其學鮑不知有開府可也至出入既徧功力既深鎔爲一鑪別開生面此乃不期而然境地躁者躐等求之正如沐猴而冠去人尙遠

學古人詩方恨不能酷似而先懲其太似此謬說也臣無粉本都記在心畫家之言通於詩矣讀古人詩方苦不能盡學而先懲其太雜此謬說也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釋氏之言通乎學矣

歌行以轉韻爲正格一韻終篇惟當學昌黎耳近人乃

有以初唐長慶句法爲之者

歌行自以大氣盤旋大力搏掄爲正宗然亦有絕不任氣絕不用力者如輞川昌黎皆作桃花源詩而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定非昌黎所及

五言近體調亦不可太高屈翁山最恨秦淮柳長條復短條乍讀之直不減青蓮摩詰再讀則了無意味至如報恩無劍術乞食有簫聲山光全在水秋色欲來鴻便異浮響雖唐人詩以此進退之可也

七言律如長臂雙如猿有勢大黃一發虎無聲屈翁山句也屋上龍交生漢祖澤中蛇斬應秦皇閭古古句也火氣逼人而讀之索然者無意故也俯仰揖讓情深而

文明是在善學少陵者

世云義山學子美亦非定論然實有如笙磬之同音者
子美云幸不折來傷歲莫若爲看去亂鄉愁義山云重
吟細把真無奈已落猶開未放愁子美云更爲後會知
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義山云細路獨來當此夕清樽
相伴省他年何其情聲之莫逆也至如虹收千嶂雨鳥
沒夕陽天偶然擬似未卽爲學杜之證

五古學靖節自不能不立品七律學玉溪自不能不勤
學

近來七律尤尙借對然太工則令人不可耐

往年爲劉申甫選全唐詩大庾諸子箸錄頗少夫以錢

劉之才酬應紛繁卽不能辭意相逮况我輩邪苟不甚惜別送行詩不作可也

詠古以文外獨絕爲上律切次之如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蒙所不解

絕句如五夜疎鐘全以韻勝不分中晚但辭韻並歇者下乘也

頻日作草書及作小楷便覺心氣不能調和頻日作近體及作長篇便覺精神不能振作

明人詩伯溫季迪獻吉大復昌穀卧子而外如錢參議
嘯錢編修秉鐙皆具體陶杜至高廉使叔嗣則幾幾乎
建安矣

詩有別腸非關學也此言出而春秋三傳可束高閣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言出而輕浮子弟不耐苦吟故曰君子之于於言無所苟也

皆能有養

補亡詩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束意乃用論語至于犬馬皆能有養李善引孟子豕交獸畜非是

其然豈其然

人言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孔子不之信宜也何以聞公明賈之言又疑其不然蓋言笑取人之恒情矯而至于無已開清靜寂滅之端將爲世道人心之害故驚而問之及聞賈言而欣然意釋其然豈其然者言如此

乃人所當然彼告者之云豈人所當然乎時文家專屬
賈語抑揚其辭殊乖聖意無論此三時字未必卽是聖
之時就令誠如注中所云夫子與人爲善如天覆地載
豈不容並世更有一聖人邪此學者所當辨也

韓柳

困學紀聞韓柳並稱而道不同固也然云韓作師說而
柳不肯爲師則非是子厚不肯爲師正是深歎師道之
廢

若夫

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齋與易下繫若夫雜物撰德辨
是與非文義相類注云若欲爲丈夫疑非

蒯賸箕輒

論語夫子不爲也鄭注夫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
知不助衛君檀弓注衛世子蒯賸箕輒而立子路死之
二注未知孰爲先後

衰不當物

享以儀爲主洛誥享多儀儀不及物對儀而言幣爲物
也服以情爲主檀弓與其不當物也對情而言衰爲物
也下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正是申言情服相
稱注言精麤廣狹不應法制則邊坐二語卽是別一意
不應連屬

女手

執女手之卷然蓋喻木質溫潤疏云原壤美孔子手執
斧斤卷卷然如女子柔弱幾令讀者失笑且狸首句何
以又云榔材文采似之

節錄寄左蘅友侍郎書

自惕菴稚存味辛淵如諸先生相繼溘遊吾鄉久無宏
獎風流激勸後進之人有其學而無其位則力不足以
振拔單寒有其位而無其學則識不足以鑒別真蘆天
使明公早遂初衣兼斯二者此誠一時文學之彥所引
領企躅望作楷模待長聲價者也繼輅前書稱譽惓潔
士徵君之子彙昌稍發其端尙有所知如葆琛先生子
又朔字稚莫叔訥大令子振鐸字豫堂稚存先生子胙

孫字子餘皆閉戶勤讀父書志承先業又吳嘉之趙芸友丁誦孫三孝廉周叔澄汪逸雲莊梅叔湯子欽四茂才或工駢儷或耽聲韻才思橫溢志氣不凡謹以獻之左右至如方彥聞董晉卿董方立張彥惟其才其學高出繼輅甚遠非繼輅所敢稱道者矣大臣在位則以人事

君大臣退閒則爲

國造士竊以爲報稱之大無過於此而爲執事今日所宜自任還山以來計弁仲平筱山申耆道久諸君相見必數當更有瑰偉之材出於繼輅耳目聞見之外者可一一得之也繼輅伏處於此如深林絕壑而虛譽轉盛

披頌手書又辱過聽益增愧懼秋氣漸肅唯萬萬珍衛

頑夫廉

孟子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後漢書王暢傳作貪夫廉錢少詹云貪廉相倍從貪爲是非也人之頑鈍無耻者如物之刳弊無稜正與砥礪廉隅相反是頑可賅貪而貪猶未足以盡頑也世之自許爲磨礪去圭角者皆未聞伯夷之風者也

鴈

韓子齊伐魯索讒鼎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與也段大令云鴈蓋卽鴈之假借字按火字隸體多作四點若鳥名之鴈隸書祇應兩點此字誤在書佳作鳥爲

傳本之譌非假借也

凡傳作古尊彝青綠斑駁之色非火不成故齊人以偽作之鼎爲屢

鼎屢火色也今書籍碑刻通稱真本屢本非本義

說文奪字逸句

說文阱陷也一切經音義引作大陷也

法炬陀羅元應尼經第四

所見本如此今奪大字段氏未據補入又鹵西方鹹地

也天生曰鹵人生曰鹽

大般涅槃經第二

今本逸天生二句

楊子雲

每見人書楊子雲輒从手旁有从木者則羣指爲誤按本傳食采于晉之楊楊在河汾之間字凡婁見皆不作揚此或漢書傳本之訛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又云述鄙宗之過言豈亦誤以揚爲同姓邪

木言十一
八
是可忍也

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諶引論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皆言當聲罪致討不可復容忍與朱傳或義合

嵇叔夜文

嵇叔夜養生論雖極瀾翻而思理簡雋誠爲佳作絕交書氣散而辭冗如出兩手

二名

新莽禁二名至諷單于上書慕化請改故名囊知牙斯爲知以從中國莽敗他政悉除獨此終漢之世沿爲定制然鄭康成子名益恩孫名小同知鄭君不以二名爲非也

二名之僅見者蘇韋族孫不韋梁商子不疑大商張世平三國時稍多黃承彥秦宜祿鄧元之司馬

師纂朱建平皆二名至崔州平石廣
元孟公威與徐元直並稱蓋皆字也

使虞敦匠事

使虞敦匠事朱注董治作棺之事又云木棺木也兩棺
字似皆當作槨蓋孟子無葬後卽返齊之理其爲改葬
更無疑義而改葬不應有易棺之事知充虞所治必外
槨也釋孟子答辭旣言棺槨俱無節度又申之以槨葬
棺稱語意顯然側注

夷逸朱張

吾友朱虞廷以鄭注作者七人止稱伯夷叔齊虞仲柳
下惠少連遂定鄭義不以夷逸朱張爲人名謂朱壽同
聲通借朱張卽壽張果爾則謂虞仲云云甯當以夷逸

屬下爲六字斷句邪且譎張爲幻尙何中清中權之有

就令鄭義如此亦未敢以爲信也

作者七人釋經文語氣低同說借明指同

時之人包咸之說長于王弼若鄭氏改七人爲十人則師摯等亦可當之但當改七人爲八人耳

廬州方音

廬州人凡鵝鴨之血曰盍易士刲羊無血左傳士刲羊無盍正義易言血而此言盍故杜知盍是血也

廬州婦人呼牝貓爲貓女隋書外戚獨孤陀傳夜置香粥一盆扣匙呼貓女可來無住官中此自貓之爲妖者不知何以相沿爲常貓之稱

天祿永終

以放勳命重華自當有安不忘危之誠然天祿永終之

一言吉祥願望之文則無有過於此者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書云其後嗣王罔克有終自古恭儉寅厲之主常兢兢焉不終是懼至於天位永終而福德乃造乎其極此洪範五福必終之以考終命也困者極也包注謂窮極四海咸戴一人執中之德斯又天位所以永終之故授受之際言盡于此更無可加矣推而言之獲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卿大夫之終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士君子之終也

延康禪魏詔允

執其中天祿永終吳上告天文惟爾有神左右有吳永終天祿皆不作永絕解

三以天下讓

朱子但以三讓爲固讓誠未足厭學者寔事求是之意

然鄭君注支離尤甚晉孫盛既著論非之矣乃又陰襲其說棄周太子之位卽鄭所謂不爲喪主也受不赴喪之譏卽所謂赴之不奔喪也夫泰伯所以棄太子之位于父在之時正爲避喪主之位于父死之後若聞赴來歸王季豈肯越次竟立而不歸國於兄乎其不得分爲二讓明矣惟吳郡志引江氏熙之解最爲精確太王薨而王季立王季薨而文王立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是之爲三讓是之爲三以天下讓泰伯之德有別創由讓讀翦商之句又習聞夷齊扣馬之言合而成此謬解不足深辨

武未盡善

子謂韶又盡善也鄭注盡善謂太平也謂武未盡善也

鄭注未盡善謂未致太平蓋文王三分有二德未洽于天下故季札觀樂以爲美哉猶有憾武王末受命大難未靜故孔子論樂以爲盡美未盡善使文王身有天下武王享國久長樂之盡善卽與大韶無異時文家以揖讓征誅爲韶武所由升降此與泰伯讓商同一私意窺測而無知聖之智者也

必世而後仁鄭注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故知

盡美以德言盡善以功言無可疑也

周之德

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蓋孔子深知文武二聖易地皆然故立言至慎不敢貽誤後世俾有所進退於其間也扣馬云云非聖無法使得聞

於孟子辭而闕之必更甚於齊東野人之語司馬遷一
時督亂輒以筆之於書其罪大矣

今周見殷之亂而遽
爲政是推亂以易暴

也本莊周之寓言史記
所謂傳日者其卽此邪

宰我非自欲短喪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可矣疏引繆協之言謂當時漸
不行三年之喪宰我懼其遂廢非得夫子一言何以垂
戒萬世故爲此問義在屈已明道按宰我與閔曾諸賢
同門同志奉教於聖人之日久矣豈有一旦喪心病狂
忽發短喪之想跡其平生志欲從井救仁則繆氏此解
未爲無據且滕文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至援
宗國魯先君爲証是戰國時相習成風必春秋之末已

開其端也學者求通古人之志於千載而上如繆氏之用心可也

杜征南

余嘗作兩晉名賢贊去取矜慎王祥杜預嵇紹王導陶侃皆不得與祝丙季書來獨以征南爲問蓋以經學見重也然征南於司馬氏有不共之讐旣仕其朝又昏其女其注左傳也至列妻父母於三族此豈可與偉元元亮諸君同日而論乎

作文潤筆

文士賣文與田家賣穀蠶女賣絲一也而顧亭林極言其不可昔王仲舒爲郎中語其友馬逢貧不可堪何不

尋碑誌相救吾意此君必廉介之士故無他生活而計出於此若并此詆之是責陳仲子不當食糟餘之實矣
士先器識

裴行儉譏王楊盧駱浮躁淺露雖有文才非享爵祿之器其言甚鄙而至今傳誦幾於父詔兄勉殊爲可笑夫四子之不享爵祿果由於浮躁淺露邪則猶幸有文才至今知有其人假令并此無之久昇艸木同腐是兩失也如四子之不享爵祿不由於浮躁淺露邪則必時命之不齊而非文藝之貽禍可知也且文藝所以增長器識誠欲四子者深情厚貌依阿於女主之朝以是爲器識我不敢知若君子之器識則未有不資於文藝者也

善乎劉海峯之言曰王盧水死特所遭之不幸耳駱賓
王州檄討周武氏盡其道而死惡得謂之無器識哉

辨鄭峯陽獄

吾鄉鄭峯陽先生鄭早從東林講學以孝聞於鄉里方
六君子之下詔獄也獄生黃芝六英鄭作黃芝歌禍幾
不測初鄭太公有妾頗擅寵而鄭太夫人奇妬素信二
氏之教太公因假扶乩之術爲神言責數之且命與杖
鄭方少叩頭涕泣請代扶贖母罪通籍後妻以直言忤
烏程烏程思中傷之謀於中書舍人許某許某者亦武
進人也誣奏鄭杖母大逆不孝而鄭弟号四將軍者受
許賂証成之鄭不忍自明以顯二親之過遂論死劉宗

周黃道周先後上疏申救甚力爲烏程所持竟棄市此
事吾鄉無少長皆知之偶閱顧亭林詩乃斥爲宵人而
深許許爲義俠又稱代許草疏之陸貢士某者爲同方
之友亭林君子也其言將爲百世所信特申辨之

中堂

或言大學士左遷何以仍稱中堂余戲引史記韓信過
樊噲噲趨拜送迎曰大王乃肯臨臣時信已降封淮陰
侯矣或其例邪

董方立文

余嘗以歐陽公居穎上爲非又以裴行儉譏四傑爲謬
後讀董方立文茂美條鬯誠迷津之舟楫酣豢之藥石

也其略云近士大夫厥有數蔽首邱之正有生大期登
嶽之謠達士猶感故鳥迅羽而投林鱗勞喁而縱壑今
則一命始列半通乍縮已鄰所生于互鄉比故土于焦
石爰居止魯饗鐘鼓而不歸胡馬適秦謂芻茭之可悅
曾無孔父十里之思永絕浮圖三宿之戀望墟墓而微
悲忘毛裹之安在其蔽一也生榮死悴蚩氓所爲大哀
逝川犇景志士于焉隕涕而天下熙熙目盱鼻息語科
弟則色飛陳鍾鼎則神壯高閎閱於穹蓋炎勢灼于朝
旭罕不脰鳴仄行蟲驕螳怒噬許鄭爲凡說斥曹劉爲
近名及其北首告辭西州大去輿肆在涂同貉子之委
野孟弋去室少婦人之行哭淒涼山木魂魄秋草其蔽

又一也方立與賢兄子詵方以文辭名天下他日自有別集傳世茲特以取証余言而錄之

詩不必皆典

詩不必皆有典故如杜詩殘杯弄冷炙到處潛悲辛以爲用顏氏家訓已可不必若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必引南史建安王子真事以實之則反致減色矣

理義

孟子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理義之悅我心兩理字疑皆禮字之誤

凡在宮者殺無赦

檀弓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後儒頗疑其說愚以爲倉猝之際變起非常力能誅誅之力不能誅亦身殉之耳若罪人斯得之後自有士師爲政以伸國討非凡爲臣子者所得而專殺矣又疑弑父之人非子所當殺亦非也凡在官者同乎爲臣者也凡在宮者同乎爲子也比例較若畫一古者父子異宮而此言凡在宮者固已無嫌於子殺矣

晉文夫人

杜祁以君故讓偁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辰嬴賤班在九人晉文諸妾可知者止此齊姜自醉遣之後絕不再見列女傳言迎之以歸爲夫人

未知何本與左傳不合

夫人請三帥杜注夫
人襄公適母文嬴也

蓋晉文既

資秦力以得國而齊桓薨逝之後伯業不繼於是置姜氏而立嬴氏不復以舅甥爲嫌左氏於齊女則曰妻於秦狄則皆曰納而終之以逆夫人嬴氏以歸序事之妙能使千載而下情事如見

齊姜

齊姜智略與晉宣皇后相似而所遭同於漢昭烈孫夫人讀史至此輒爲悵然觀諸葛武侯近慮夫人變生肘掖之語又趙雲別傳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則不知昭烈之負夫人歟抑夫人之負昭烈也晉宣未及化家爲國已云老物可厭涼薄之行正與

晉文先後一轍而齊姜并無師昭之子爲可恨也

三國志義法

史記已下三國志序事最有義法如曹公赤壁之敗不見於武紀然蜀吳二主傳及諸葛亮周瑜魯肅等傳屢書不一書此互見於他篇者也三少帝紀高貴鄉公之弑書日書卒書年若干似爲考終之辭而其下卽詳著皇太后令凡沈業之馳告司馬昭之拒戰帝之入陣遇害情事顯然此旋見於本篇者也

荊州曲直

觀魏武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之作知其初心之汲汲于受禪也至赤壁兵敗而心孤計變昭烈得以從容定蜀

本前十一
蓋自建安十三年至景耀六年延漢祚五十七載諸葛
亮周瑜魯肅之功偉矣故亮等三傳皆見之而以蜀爲
主吳爲輔先主傳云權遣瑜魯肅等昇先主并力亮傳云
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吳主傳云與備俱進遇于赤壁大破曹公軍瑜傳云與
備并力逆曹公凡爲此辭鯨不殺者大以著存漢之勳
勞亦小以定荊州之曲直也關羽語魯肅烏林之役左
將軍身在行閒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自是公
論借之云者特吳人自言如此耳

三國正統

朱錫鬯言承祚削魏氏受禪碑而詳書漢中王武擔山

卽皇帝位文及羣臣勸進表爲以統與蜀其說精矣吾友惲子居云三國志以評易贊何也吳魏君臣皆亂世之雄從而贊之是長亂也惟蜀君臣宜有贊故於其終全錄楊戲之文壽之奪魏吳而與蜀如此可謂微而顯矣其識益精然猶不止於此魯肅初見吳主卽有鼎足江東之論與隆中之對亦復何異然先主聞亮言直善之而已吳主卽不能無盡力爲漢言非所及之謝非吳主之賢於先主也亮一則曰將軍帝胄再則曰漢室可興其言光明磊落天下可以共聞肅乃欲權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是首啟權不臣之心者肅也作者但直述之而順逆昭然矣夫權稱帝改元於曹叡繼世之後作者

猶嚴黜之况躬行弑奪之操丕父子哉如果意存回護則吳蜀盟辭歷詆武文明三世當削不著錄矣

儀延之獄

魏略稱武侯之終令魏延攝行已事長史楊儀宿舛延不相能揚言延欲北附率眾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與傳不合然傳亦言延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非欲叛也後儀恃功怨望至悔不以全軍殺魏罪浮於延矣

諸葛亮傳

諸葛亮傳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諒哉言乎魏晉君臣譎而不正佞而不仁政教無聞奇謀

是尙而忠武所長在此所短在彼則其爲三分之世天
下一人復何疑哉昔孔子許仲弓可使南面其政事之
才必過於仲冉二子而論語列之德行之科何者從其
大也夫宰相之任至于無善不顯無惡不懲更不容姦
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幾幾乎三代
之盛矣其他尙何足云而淺人耳食謂承祚挾怨詆毀
豈知言者邪承祚既以管蕭比忠武以爲未盡也而進
之以子產孟子又進之以周公召公其傾
心至矣

先主猱亭之敗

猱亭之敗誠古今一恨事論者以爲過舉則非也荊州
威震華夏魏武至議遷都以避其銳而孫權去順效逆

摧折股肱凡漢祚不克中興當塗卒成大惡寔由於此
赤壁勝而操計中沮虢亭敗而平昭烈既紹大宗棄婚
寡遂成此漢魏之交兩變機也姻之好興問罪之師大義彰彰計無再決至於成敗則
天爲之也豈所逆觀哉觀忠武孝直若在之歎亦事後
計利形勢之譚而發兵之初未聞極諫可以知其君臣
之同志矣

諸葛亮表文奪字

建興五年亮南征疏願陛下託臣以興復討賊之效不
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
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今本傳奪若無興德之言句
似討賊不效亦當并責攸之等文義不貫

國山碑

封禪國山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真皇帝云云紀日當云辛亥乃以歲陽歲名代之當時諸臣不學如此

魏武生出本末

武帝紀曹騰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注引曹瞞傳及郭班世語並云夏侯氏之子太祖於惇爲從父昆弟論者以惇子琳尙清河公主疑不應有此然觀承祚以惇淵仁洪休真尙七傳相廁而次諸荀彧之上與諸孫傳在張昭上同例是當時寔有此說承祚蓋諱而著之也

有祖無宗

明帝生存卽定廟號與武文二帝並稱太祖高祖烈祖
豈知其後三少帝皆不終天祿遂至有祖而無宗讀史
至此爲之三歎

合肥學舍札記第十二

陽湖陸繼輅祁孫

田子春

田疇無終人陶靖節擬古詩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
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田
子春無終人爲卽田疇無疑也傳云字子泰蓋春字之
誤

放資罪狀

注稱劉放孫資勸徽太尉追鋒車至而魏室以亾是也
然此時司馬氏逆節未著朝臣才望足任國事者寔亦
無出其右遂以爲有意援引篡賊論似稍苛曹爽旣誅

屢乞骸骨蓋亦悔於厥心矣

董昭

曹氏謀臣如雨而董昭實爲黨惡之魁遷許都建五等受九錫皆其策也功高於郭嘉而罪浮於華歆矣

子雍三反

劉寔稱王肅三反夫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人性常有如此者至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惜財物而治身不穢安有是理哉蓋譏之也

先主取益州

習鑿齒裴松之俱不直先主襲取劉璋其說非也劉焉之罪浮於袁術璋領益州非由朝命就令形勢足以自

守不至爲他人所攘亦當致討况有二寇虎視其旁而責先主以小信墮大計真迂生事外之譚也

姜維傳

孫盛于寶之論姜維據成敗之跡沒忠孝之忱其說謬矣承祚于篇終旣引卻正之辭以當論贊而十年十一戰亦安可不垂爲大戒哉特恨序事太略於復國之苦心言之未爲詳盡耳

劉威碩之死

劉封彭蒙廖立李嚴劉威碩魏延楊儀等七傳相次威碩本無所短長而罪亦最微卒非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爰書雖工何遽棄市乎此時丞相在軍侍中暨留

府長史俱不聞申救疑獄也

馬謖之死

互見卽不複序乃爲良史如街亭之敗諸葛亮傳但云戮謖以謝衆戮之云者殺之邪抑廬戮辱之邪觀馬良傳謖下獄物故亮爲流涕則知謖非誅死矣不特此也向朗傳朗善馬謖謖逃亾朗知而不舉是謖罪不止于喪師也淺人讀書至乙卷而甲卷已不復省憶徒襲習鑿齒謬說并爲一譚殊爲可恨

得慎伯宛鄰書

慎伯書來謂余文深通古人義法而筆微傷弱其委折入情處亦習之永叔之亞也詩詞之病在雅俗共賞然

亦不當於新城秀水以下求之矣。譽言所不敢承，貶辭則指摘痛癢，非他人所能道。附記於此，期自矯焉。

宛鄰書來知方立溘逝爲之失聲一哭。方立平生雅不好余而余好方立無已。此乃愛才之誠發於至性大而恩讎小而毀譽舉不足以易之者也。天下如方立好學之篤趨向之正屈指幾人造物既生之矣旋奪其年卒使所業不竟爲可疑怪也。

費禕言似士燮

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范文子之言也。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費敬侯。

之言也使孔孟仕晉厲公蜀後主之朝所見必當如此矣

孫翊傳無錯簡

孫翊傳蜀丞相亮與兄瑾書云云或疑自諸葛喬傳誤入非也喬字伯松孫翊子自名松子喬其字也釋書中受東朝厚遇云云正是依依于孫氏子弟非自言諸葛氏子弟也

蜀制可議

甘夫人寔生太子禪而章武間塵追謚皇思夫人一可議也所立后乃故劉瑁婦二可議也關張士元之歿都無贈謚遲之又久至景耀三年始邀易名三可議也後

主卽位不逾年而改元四可議也

澹音題畫

同鄉繆君

鴻

罷平谷令貧不能歸作畫數十軸詣津門

欲賣作資斧久之無過問者吾友山陰楊子投

紹文官

長蘆批驗大使其配王澹音夫人聞而憤之索畫各題一詩數日求者紛集得百金以行

石鼓文

昌黎自言辨古書之誠僞昭昭然如黑白分而於宇文泰蘇綽等所造之石鼓文獨心折不疑至有陋儒編詩不收入之語陋儒者何人邪文人之言狂悖無有過於此者矣

惟恐有聞

君子見善如不及聞善言則拜惡有慮其行之不給而恐其復有聞者論語記子路云云乃云子路躬行是務唯恐聲聞之過情非謂聞善也韓文公知名箴勿病無聞病其奕奕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唐以前舊解蓋如此

雪宮

雪宮閻氏釋地謂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宋虞廷引伸其說以孟子之滕館於上宮及燕昭爲郭隗築宮爲證是也古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未嘗專屬人主所居趙岐劉熙此注並云離宮之名離宮猶言別館游幸

之地有上客至則以處之且觀齊宣發問之意顯然與
梁惠不同賢者亦樂此乎此問在上之賢君愧辭也故
答以賢者而後樂此賢者亦有此樂乎乃問在下之賢
士驕辭也故答以不得則非其上及引而進之於同民
則孟子平生治術遠述靈臺之詩近徵晏子之對其旨
一也

雙聲疊韻

雙聲疊韻蓋本同音相訓之例如庠者養也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之類近人尤好言之至改李義山詩郎君下
筆驚鸚武侍女吹簫引鳳皇爲弄鳳皇以驚鸚爲疊韻
也則可笑矣中庸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培疊韻傾覆

則否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齋莊中正雙聲文理密察則否知古人不欲以此害意也

松嵐先生詩

嘉慶甲戌自洛入都劉松嵐先生方僑居河內畱飲竟夕別去不相見九年先生明年七十矣夏日曬書檢得舊贈詩牋不勝棖觸坳記於此相逢旋別太蒼黃且解征鞍盡一觴詩筆果然傾六代史才誰與薦三長瑤花寂寞春無主

元注祁孫及王揚夫劉芙初吳蘭雪樂道裳彭甘亭皆久客題矜館賓谷擢官諸君

子不復相聚矣

名士蹉跎鬢有霜此去大羅天尺五老夫傾耳

聽霓裳

雲臺先生詩

道光壬午五月阮雲臺先生自粵中入 覲道出濡須
有詩畱贈云廿載才名博此官省君清興甚相安著書
絕勝芙蓉鏡卻疾無過苜蓿盤往日池亭如古蹟故人
詩卷喜新刊勞勞似我君休問試將霜髭付弄看余和
作有驥尾諸賢先百世謂舉文翰林
李忠毅公龍門故道隔干盤
之句畫水云儀徵宮保門生故吏多矣以張李二公相
提並論獨具卓識

王烈婦

宋氏合肥人年二十九夫王廣煦卒四十五孤子墀卒
宋謂家人曰曩時本不欲生徒以墀故今墀復舍我去
卽行吾初志耳絕粒至十五日乃絕道光二年五月二

十八日

東漢四親庶

光武奮跡匹庶雖名中興豈非創業而張純朱浮乃敢
援爲後爲子之文請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易南頓
君以上四親庶且言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
室曰陛下繼統安得復顧私親而違禮制帝卽從之自
非渾然天理無幾微矜伐之意而能如是乎若在前明
嘉靖之世二臣且以議禮伏法矣

井上有李

孟子井上有李糟食實者過半矣乃言陳仲子饑困無
所得食忽憶井上故有李樹樹上之實爲糟所食過半

矣蒲伏而往冀得墮李果三咽而返蓋蟲實縱橫滿地故不勞而獲若塵有一李無聞無見之時何由知之而云往將食之乎往亦何由求得之乎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井上有李實蟪食者過半矣劉熙注李實有蟲食之過半揆之情事頗覺不合

東通侵

風字从虫凡聲當在二十一侵詩緜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襄以慰其心是也流星實感惟風籥歸雲撫衷心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匡衡蔡邕古音未改然侵韻中字頗有通東者易象傳卽鹿无虞以從禽也

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比之无首无
所終也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凶能久中也不恒
其德无所容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艮其限危薰心也
艮其身止諸躬也易韻如此詩亦有之豳風二之日鑿
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大雅大生烝民其命匪諶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禽深心陰謀皆通東韻又詩臨衝閑
閑韓詩作隆衝我躬不閱表記引作我今漢避殤帝名
改隆慮山爲林慮是臨林等字與躬隆同音可合東韻
也

詩韻

三百篇用韻皆天籟自成初無定格有隔句用韻者行

露之三章是也而葛覃首章尤有參差不齊之妙有次章轉韻而未句仍歸前韻方極一唱三歎之致如于嗟乎騶虞于嗟乎不承權輿是也蓋聲音之道在有心無心之間非如唐宋人以強韻次韻沾沾自喜也

輝光日新

大畜彖傳剛健篤寔輝光日新各四字絕句其德屬下釋文引鄭注如此正與賢天字爲韻顧氏從王弼讀不以新字入韻漢書禮樂志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自然正引此

離騷釋韻

聰應所讀離騷吾鄉蔣氏本也音韻略焉盛暑揮汗撮引經傳財取互證而已

降 夆聲讀若洪月令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
閉塞而成冬

能 讀若耐 按能有奴來奴代二反此昇佩韻當從
去聲史記漢書皆數見

莽 讀若模上聲西京賦燎京薪駭雷鼓縱獵徒赴長
莽

隘 按說文隘從自益不言聲然水部溢口部隘手部
溢並從益得聲則隘之爲諧聲無疑說文雨部引左
傳墊隘作墊阨可證也

舍 讀若暑荀子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
不舍

他

讀若挖國風在彼中河髮彼兩鬢實維我儀

儀讀若儀

義和占日常儀占月後遂訛爲常娥音同故也說苑食則有節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

之死

矢靡他

化

毀禾反繫辭下傳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說文宜从多省聲古

文作窆士冠禮爰字孔嘉髦士攸宜

晦

每聲讀若瀾淮南子九州不可頃畝八極不可道

里畝晦重文

索

讀若素太元上索下索遵天之度

按此弄妬韻

應從去聲下與迫韻入聲

英

央聲讀若泱管子五色雜英各有異章

服

反聲讀若匍皮力切國語屨弧箕服實亾周國

晉 段大令云晉讀入聲近鐵懷沙以韻抑莊子以韻
洺東京賦以韻結節是也此讀平聲近汀詩召旻胡
不自晉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是也周氏密
欲以長太息二句倒轉而以晉韻涕非也

錯 讀若措天問九章九辨屢見

懲 段大令云本音在蒸登并陽唐合韻如瞻詩桑章柔

老嚴天通卜等字可證也

野 予聲逸周書上困下騰戎遷其野敦行王法濟用

金鼓

家 讀若姑墨子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
若使一夫

差 讀若嗟淮南子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
差

屬 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云屬讀
如灌注之注

迫 讀若博古詩十九首弁樂薄洛索字爲韻

夜

亦字古音
在御遇

讀若豫淮南子偃其聰明衰其太

素以利害爲塵垢以死生爲晝夜

下 讀若戶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
足下

馬 莫補反韓非子君若悍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

惡 烏路反 按美惡之惡好惡之惡古音互用如木

華海賦決帆摧幢戍風起惡靈豈絕電百色妖露是
以美惡之字爲去聲也劉歆遂初賦何叔子之好直
兮爲羣邪之所惡賴祁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
是以好惡之字爲入聲也

調 車攻詩東方朔七諫皆與同爲韻段大令云調字
周聲尤東合韻如史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爲常樂
侯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毛詩橫從其晦韓詩作橫
由是也又潘岳藉田賦以茅韻農耒哲勸農賦以曹
韻農亦可証

茅 矛聲小雅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

猶

離 讀若羅淮南子喬枝菱柯芙蓉菱荷五采爭勝流

漫陸離

沫 按沫有三音在唐韻十三末者莫撥切豐爻辭豐

其沛日中見沫莫佩切此與茲韻莫杯切

行 讀若杭易林百足俱行相輔爲彊

五嶽

唐虞都冀州故以冀州之霍山爲中嶽其四則東泰北
恒西華南衡也周都邠州故以華山爲中嶽其四則西
嶽東泰北恒南衡也俱以王畿爲中漢改定五嶽以嵩
高爲中然猶以衡山爲南嶽孝武以爲遼遠始移其神
於廬江潯縣之霍山故云華嶽岱恒衡者周制爾雅之

文也其霍山爲南嶽嵩高爲中嶽云云者乃後儒之所增竄姚氏經說反以爲可据非是

答寶應朱光祿

繼輅獲與少司馬同舉於鄉得聞志行之日久矣去歲始晤霍山二兄伏承杖履康娛神明益固近者丈人晉階一品二兄擢牧方州家門之慶蒸蒸日上於大君子無所增加然使海內勤學守道之士有所激勸卽薰德善良之澤爲不小矣新正八日奉到手書辭意諄諄三復感悚繼輅以同縣治古文之人已有張舉文憚子居自度必不能及故初無意於此自遭大罰慈親見背身處窮困不能顯揚幸沐聖善之教不見棄於海內賢

人君子思得文辭以闡揚遺懿是亦賤者之顯揚也輒不自揣仿尹少司空之例誤次年譜持以乞言既不敢有所文飾以厚誣其親其辭才六七千言不能成帙于是思求有所附麗以冀萬一可傳始稍稍求古文義法勇而爲之非有所磅礴鬱積於胸中而沛然不能自己於言也故其文積理不深而行氣不厚其去海峯惜抱不知幾千萬里也海峯之文神清而韻遠較之望溪淺矣薄矣然而善學望溪者則無有過於海峯者也亦猶玉溪之文不逮徐庾而善學徐庾則無過於玉溪何者肖不以形勢值其變也觀於王晦生之似海峯而知海峯之不似望溪爲善學望溪矣惜抱又變海峯之宕逸

爲淵雅其所著李斯論諸篇一一可以推見其立言之
意所言在此所指在彼從容諷諭身已不仕而拳拳於
世庶幾聞者足戒言者無罪焉某君之文神昏而氣散
旣肆而未醇非所謂謹言之君子也繼輅之見如此與
執事所論頗有異同長者之前豈容有不盡之意用敢
陳說如此小子狂簡不知所財伏惟丈人終賜訓誨

吾不與祭

論語吾不與祭如不祭此亦何人不然而待聖人言之
邪蓋歎魯祭敬衰自孔子不爲大夫不復與祭以來其
祭直如不祭如在如神在之意潛消焉而不覺矣

井有仁焉

此宰我憂世之說也。仁者方不免於陷穽，我且明知而蹈之乎？子云：何爲其然？正答并有仁焉。句言仁者終不入於陷穽，不可陷，不可罔，所謂磨不磷，涅不緇者也。時家誤以何爲其然爲答其從之句，而或改有仁爲有人，或不改皆成扞格。

聞一知十

聞一知十者，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十者數之終也。聞一知二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二者數之對也。聖人教人，極盡其欲立欲達之量，人已對待所謂一生二也。而顏子心不違仁，已不啻收其全效，故曰吾與汝不如宋于庭云。

梁烈婦

梁烈婦名長無爲州人父曰秉鑑幼字同州王氏壻曰
王利璣秉鑑貧以女歸王氏爲養媳凡十年年十九矣
而利璣病女與利璣故不相見至是入廚作羹使婢持
餽利璣股肉也羹至而利璣死婢以報女女曰不可救
乎曰不可救矣女逡巡入室俄聞有聲甚厲或趨視已
自頸矣血淋漓噴壁上時道光五年三月十六日也吾
友薛玉堂爲作傳

韓孝女

孝女宛平人故東流知縣韓君藻女以孝慕故矢不嫁
東流君卒於官眷屬畱居安慶八年而母夫人亦死臨
訣顧孝女曰汝無夫家將安歸女曰從母歸地下母遂

瞑孝女絕粒十五日神明不亂作詩云幽魂欲斷夜沈沈
沈首父空懷六載心今日重泉真箇到分明不是夢中
尋窗前畱我舊妝臺贖稿殘編莫慢開寄語中圭諸姊
妹孤魂還共月飛來放筆而逝孝女小字孝梅殉母時
年垂四十矣東流君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嘗再充江南
同考官孝女殉母在道光四年

今之學者爲人

古之學者但爲己而已無爲人之責也自司徒之屬皆
廢其職學者當以世道人心爲己任孔子誨人不倦無
行不與不得中行必也狂狷何其孳孳於爲人也自來
注家皆誤會經意

芳草鮮美

桃花源記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因見落花滿地先寫草
色叙致離合景色宛然古人下筆不苟如此藝文類聚
初學記皆作芳華鮮美粘定桃林卽成俗筆

唐韻

芙蓉等字並隸十五青而瑩字獨隸十二庚璧僻等字
並隸二十陌而壁字獨隸二十三錫類此甚多顧自唐
以來文學之士奉爲金科玉條不可解也

黃仲則詩

黃丈仲則詩有云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
向來平平閱過頃吳大令山錫語余此詩題癸巳除夕

乾隆三十八年也其明年有壽張之亂金星先期驟明
作作有芒角作者蓋深憂之非流連光景之作也余嗟
賞其言以爲讀古人詩皆當具此手眼

備

向以賠字太俗欲借作倍而誼較遠頃閱惠氏筆記高
神武立法盜私物十備五盜官物十備三後周詔侵盜
倉庫雖經赦免徵備如法備音培償補也

亡女輓句

吾友重交情念故人宦蹟漂零遺汝從行承子職
而翁今痛悔惜賢女婦工嫻習爲余遠涉負姑恩
早奉授諸妹風詩妙解諧聲會笑仙壇書俗韻

頻歲侍衰親藥裏漸諳本草何圖已疾少良醫
得壻才比璠璣入室芝蘭似此雙棲兼福慧
如母性安粗糲堆盤苜蓿何曾一日飫肥甘
得報已兼旬疑假疑真畢竟是真是假

長辭纔片刻有夫有父何曾見父見夫

汝秉蘭蕙之姿撒手長行不受病中一切苦惱
我本卷施之草拔心未死難禁世上萬種悲哀
我無實學負虛名自作餘殃延愛女

汝大明詩兼習禮莫留慧業誤來生

方期白首共還鄉訪友頻來呼汝羹湯留痛飲
孤負青眸能識士相攸何補他年翟裼是遺容

玉貌冰心婉順別饒嚴正氣
布衣蔬食清臞不入綺羅叢

明姿與春月爭輝曠世朱顏傅粉調脂都不習
正性許秋筠比勁傳家素業佛塲仙院兩無韃
於汝竟何恩勢汝舍舅姑杖履而來知難瞑目
嗟余今已老使余從父母神靈以去本所甘心

自聞長女君淑之喪欲爲一文以述悲悼心孤氣結屢
握管而不能舉其辭但于枕上作輓句俾懸之靈次雖
哀已過情而語無溢美錄呈著書闡幽之君子倘采錄
札記以垂不朽亡女之幸也

附錄哀誄三首

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然則人之生自十年二十年以至百年皆所謂有涯者
也人見其二十三十奚以悲而百年者又奚以喜耶又
言生者夢而死者覺則生之擾擾而死之惛惛凡所謂
繫人之思念者皆其夢中之事如雲流風過亦何戀于
其心而生者方滯于彼而竊竊然苦傷之不已殆乎昔
吾鄉有葉小鸞者才德容貌超出輩流未嫁而夭其父
悲之至謂其仙去今讀午夢堂集見與泐大師語生死
之際了了可證余嘗疑之若是則死果可樂而生果可
悲也蒙莊之言殆信然歟吾友陽湖陸繼翰祁孫之長
女名良勝字君淑同縣諸生恂彙昌之室也年十許母

錢孺人授以毛詩卽知叶韻爲非是異日于祁孫案上
得段若膺氏音韻表讀之乃大喜旣盡通其說以次授
諸妹圍坐一室聲琅然徹于戶外聞者或不知所讀何
書也少長益耽文藝然承家法而不以才自稱葉氏父
母姊妹皆以才分名于當時故苗而不秀至今人過其
居讀其書未嘗不累歎而深悲焉祁孫夫婦文雅才藻
皆足夸耀葉氏而母林太孺人之教深以才華爲誡故
祁孫斂然無放佚之言無縱麗之行其子女亦多成就
君淑嫁十三年有三子二女而卒于祁孫合肥學舍年
三十有四其嫁也常在父母之室乃其舅姑每語人曰
吾子娶婦乃益孝謹嗚呼此可以見其閨門之行矣祁

孫哭之慟述其事謂一言一行皆足繫人無窮之思其卒也無疾亦或謂其仙去故余爲之辭冀以導其哀焉辭曰嗚呼彼樂生而忘返兮雖百年其尚短苟無貴其恒榦兮奚歲月之足翫嗟若人之貞淑兮羌習禮而明詩外婉孌以縉約兮內剛健以自持自女子之有行兮遠父母與兄弟乃在室而從夫兮推尊親于姑氏忽委化于中途兮瞻遺挂之在壁形髣髴而難留兮洵懸解之已釋父母慟而涕泣兮舅姑聞而悽愴子女啼而不能視兮悲夫子之浪浪謂靈魂其速反兮來告之以大故申款款之離情兮明夢覺之同趣知死之不可復生兮念華屋之生存相顛豎之種種兮莫切骨而傷神吳

江吳育謨

孺人陸氏諱良勝字君淑陽湖人陸繼輅祁孫之長女也適同縣惲秀才彙昌凡十二年而卒有子三人年三十有四祁孫自皖中寓書京師屬予作誄且稱之曰婉順孝恭澹泊嚴正烏虜有女如是宜其悲矣祁孫一子早殤女之存者惟長與叔皆賢而才其叔之才尤著能治說文工楷書然固孺人之教也孺人少讀毛詩卽以叶韻之說爲非是稍長講求古韻能知其意祁孫旣甚愛兩女悉令從官合肥各與壻偕孺人雖在遠其舅姑常念之怡聲婉容如在左右焉舅徵君秉怡謂骨肉情同娛我友於寂寞日月未艾期迎婦於他年而孺人綢

木言
一
繆恩義顧瞻內外言告師氏力竭乎歸安女子有行情
興乎周道乃鹿車共挽遄征屆期鬼伯在門齋志遂歿
烏呼哀哉誄曰爲女則無異乎子今爲婦則無殊乎女
今事父母舅姑欲交盡其禮今彼蒼者天不能並成其
美兮鄱陽陳方海謨

陸氏良勝字君淑余執友祁孫之長女母錢氏陸錢毘
陵世族祁孫文學蔚然爲名孝廉錢夫人稱佳耦女承
內外言範姝姝矜矜德容如玉年十三課諸妹讀毛詩
疑宋人叶韻爲非從其父講求古韻諸妹誦詩遂具家
法長適同縣孝廉方正惲君秉怡之子縣學生彙昌佳
士也女事尊章加謹大家絕愛重之居有間祁孫之官

合肥舅姑良賴婦以祁孫及錢夫人多疾無長男侍奉
慨然命子若婦隨行女在合肥六年所以慰悅二親者
劬勞單盡祁孫歡然不知薄宦之貧且病也道光乙酉
二月六日晨起告其母曰女今日營魂搖搖殆將死母
訝且慰之向暮臥無所苦奄然化矣生子女五人年三
十有四壻彙昌方省其姑完顏夫人于潁水數日前夫
人言夢女仙去未幾訃至女旣死母哭之極哀父修通
志于皖城瀝淚告其友欽韓思所以不朽于女者女生
名門父母舅姑若夫皆履吉無恙敦順婉嫺其素行宜
若無可書者然其父母痛之如此則女之賢孝可知也
以此事舅姑則舅姑之痛其死又可知而彙昌伉儷之

戚益不待言也如是烏得無一言以紓吾友之哀乎遂
系以辭曰忠貞之見兮家國之變兮淑慎之勉兮家國
之晏兮懿陸氏之温温兮選高門之餘禡醴有源兮蘭
有根得所怙兮獲所歸修于園闈兮如君子之恒操孝
乎竭歷兮博長者之軫悼貽吾友兄兮不自慆家寶一
失兮將誰尤委空房兮挽方舟風發發兮旌飄飄魂其
來兮江之皋骨歸黨兮山之椒開鏡奩兮無留影瞻遺
容兮聲不警嗚呼鬼耶散莫搏噫嘻仙耶歸無緣女其
有知耶益悲父母之悲女其無知耶哀固有時而衰慰
吾友兮寫鬱陶摛質辭兮御芳醪吳沈欽韓謨